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螢窗異草  
二編 卷一

瀟湘公主 侯鼎，字仲鼎，南陽人，倜儻少年也，與同邑邵生相友善。邵故貧，惟仲鼎深知之，二人遂為管鮑交。學文不就，同入武庠，蓋皆仲鼎之力焉。仲鼎有抱負蒞任湖襄，因署中經理乏人，馳書召之。仲鼎將往而慮邵無以資生，予以五十緡，囑曰：「以此為弓馬費，善自肄業。來年兄歸，可同赴武闈，奪錦標也。」邵涕泣送之，顏色慘淡，若悲不自勝者。仲鼎為之怏然，淒淒就道，恒以邵生為念。抵舅任所，衙務紛如亂絲，仲鼎一一條理之，半載甫能就緒。因思邵，且欲為圖南舉，力請歸省，舅不得已乃遣之。仲鼎素輕財，與皆不受，乃以一僮一劍相隨，囊素蕭然，絕不類已飽豬肝者。抵淮上，避風泊於小港。是夕，月明如水，氣肅若秋。仲鼎方倚窗閒眺，適有艫舳巨艦，逆流而南，行甚緩。舟中方夜宴，簫管嗷嘈，嬌歌宛轉。疑為瓜步巨家，殊不介意。無何，已至舟前，忽聞人大聲語曰：「月色甚佳，何為行也？亦當停泊於此。」言未竟，諾聲如雷，船遂止。仲鼎聆其音，絕類邵，蓋時時在心者，故一觸即動。有頃，笙歌頓止，聳首嚴聲，有人先出辟除曰：「貴主同粉侯出觀江景，盍避之。」船中一時皆肅然。須臾，異香馥鬱，飄越鄰舟，撲入腦髓。旋見紗籠數對，自艫中出，望之狀如列星。即有紫衣貴人，烏巾犀帶，儼古之王侯，攜二八嬌豔，宮裝如畫圖，容奪皎月之光，色甚姝麗。侍婢十數，皆衣錦繡，設小榻，累席重褥，二人乃並肩而坐。仲鼎遙睹良久，知為鬼神。然諦觀之下，紫衣人面容舉止酷肖邵生，不禁大驚曰：「吾弟其死乎？」益因之注目。未幾，麗者凝睇瞥見侯舟，駭曰：「俗客在此，胡不早言，使人窺見宮儀？從者當有罪。」乃艫然，俱起入艫。未久，有人厲聲詢曰：「泊者何人？」舟子代答曰：「南陽侯相公，將歸故鄉耳。」其人驚曰：「是吾家都尉桑梓也。」即入稟復。旋有貂璫二人，來詰裡閤，仲鼎隔舟告。紫衣人遽出船頭，大呼曰：「吾兄今日始還乎？固不意弟在此也。」仲鼎審視，果邵生，益愕然。邵請過舟，仲鼎從之。比入艫中，則異彩奪目，奇芬襲衣。窗橫孔雀之屏，座隱芙蓉之褥，備極人世華侈。仲鼎未及發聲，邵一揮，金鑪大作，瑤笙錦瑟，急管繁弦，嘈雜乎一時雖有言亦如充耳矣。邵乃施褥再拜。禮甫畢，玉磬一聲，八音俱寂，即伶工亦不知其安在。樂闌，仲鼎始得展詢，詳詰其由。邵微笑不答，惟命肆筵相待曰：「且盡一夕之歡，勿言舊事，使我故人倍增切怛也。」仲鼎益疑，固詢之，無如綺席張矣，珍錯獻矣，簋豆楚列，肴核旅陳，邵把盞為仲鼎壽，而樂音復發，其響益繁，前席者能不緘口哉？無已就坐，樽俎之品，率多不知其名，行酒皆宮監，仲鼎愈覺不安。邵又曰：「吾兄非他人，可令婢子來。」言次，外樂盡停，晶簾微啟，早有麗姝十數輩，皆殊色，撥阮擲箏，敲金戛玉，各獻厥技，奏於筵前。繼又發繞樑之音，作驚鴻之舞，於是飲酒樂甚。而仲鼎則竊有弗願也，乘間謂邵曰：「觀止矣！尚有欲言，請輟雅奏。」邵即以素箏揮之，餘音頓歇。仲鼎因促坐叩其顛末。邵笑曰：「兄欲聞此，當滿飲三大杯，弟與兄為竟夕談。」語已，即飛一觥來，仲鼎慨然飲之。連盡三爵，曰：「杯罄矣，可得聞乎？」邵乃盡屏左右，只留二小鬟捧觴，已與仲鼎合席而酌。始自述曰：「弟與兄別後，竊思學劍讀書，與吾兄成名當世。因厭城市煩囂，徙居表兄之別墅。其地頗多竹木，且閒曠可為畧圃，乃以兄所賜之半，構精室二楹而居之。晝則馳馬劍劍，夜則簡練揣摩，誠吾人藏修之所也。今歲仲春既望，月色薄暉，暮靄冥冥。弟夜坐，正將秉燭宵讀，俄聞隔外小語曰：『貴人寢未？』音似巾幗中人。啟視之，則中官數輩，皆著紫羅衫，謂弟曰：『王與後將以公主下嫁，某等奉命特來奠除。』弟驚曰：『王何人也？素昧平生，何所見而以棟華相屬？』中官曰：『衡山大帝，貴人豈不聞耶？』弟以生人而為神嫺，語近不祥，乃固辭。中官竟弗聽，排闥直入，鋪設一新，然後去。弟入視居室，則書劍弓矢不知歸於何處，唯有錦帳低垂，繡纈羅列。今艫之所陳，半皆吾家之故物。向覺所居湫隘，一旦雜陳諸物，反憎其闊。且未審從何運入，即弟亦至今不解。禍福未卜，靜以俟之。又許時，中官以氈囊至，出今之所服者，代弟服之，又去。許時，引小鬟四人來，皆五彩宮衣，執金蓮炬，周視室內，相語曰：『喜無武夫氣，尚可以敵體鳳台人。』言畢，含笑俱返。則又一中官，空息而來報弟曰：『請整衣，公主至矣。』邵語至此，又屏去小鬟，低告曰：「閨房猥褻之事，本不當穢清聽，然兄知我者也，故不忍於自匿。」因接敘前詞曰：「主將至，弟遙睇之，年可十四五，風姿綽約，天人也。從婢益伙，駕輜駟，張翠蓋，威儀甚都。甫下車，中官令弟以臣禮迎謁，弟有准色。主旁一小鬟亟搖纖腕止之曰：『王有後命，以駙馬為陽世人主臣，即觀吾王，亦行主賓禮，況與公主為伉儷乎？』弟乃不拜，以匹敵禮相見。小鬟輩擁主入室，弟始與主對坐。近覘之，玉肌花貌，窈窕端凝，且羞澀不敢仰，俯首無一言。適幾上有楮穎未及收，主微目之，小鬟即進曰：『主欲與粉侯奪文壇赤幟耶，恐起起僅能以矛戟見長，未易辨此。』主乃微哂。弟恚其言，即搦管而起，大揮一絕曰：『倚天長劍吐虹霓，一嘯何難退鼓鞮。反笑終軍無氣概，僅能弱冠脫雞棲。』弟蓋自言其志也。主覽之，似覺目笑，且與鬟耳語數四，鬟乃告弟曰：『主雲詩則佳矣，何催妝無麗句耶？』弟赧然，因命鬟請之於主。主不辭，即命筆自題一章。弟捧讀之，蓋和前韻曰：『何事王姬駕彩霓，丈夫猶自志徵鞮。封侯無骨君須鑿，且擲長纓入鳳棲。』弟諷誦再三，益悅服。方倡隨間，小鬟以紅巾拂幾，使弟與主並坐。珍饈自外入，其氣蒸騰若新出於鼎。鬟以小犀杯係紅絲一線，如合瓿然。其酒色甚赤，飲之濃醖。小鬟語弟曰：『此酒唯合歡用之，所謂瀟湘之鸚鵡紅也。』主不沾吻，弟亦不能引滿。無何，玉漏三滴，中官入促鬟歸。鬟乃代主脫簪珥，鬆禮衣，肅然告退。弟與主款洽無異於常人，第主性貴不苟言笑，閨閣中蓋庶幾焉。好合之餘，始自述其本末。蓋衡山大帝第四女，初封瀟湘公主，年甫十五耳。侵晨，鬟即至，起居於榻前，為主整衣易履，仍捧之登輿而去。弟室中遂無長物，一仍其舊。即弟之冠服，亦不知其安往已。至夕復來，則不再乘車，中官亦不相隨。唯小鬟三四輩夾侍之，主坐則共扶其肩，主行則互持其腋，以主之弱不勝衣也。主耽翰墨，典籍無不涉獵，尤長於陰符，謂得玄女之傳，迥非儀秦所習。兼善手談，弟當之，輒披靡。良夜相對，頗不岑寂。如是彌月而禍作。」仲鼎聞邵言至此，色變而起曰：「弟有何不測？」答曰：「兄姑坐，待弟緬陳。弟自與主遇，飲食服遇仰給於岳家，日用既裕，不免稍侈。主每戒弟曰：『慢藏誨盜，大易訓之，君不可過疏。』弟不之信，自恃其武，猶肆為大言。一夕，果有數賊入吾家，弟猶未寢，格之追奔。追諸野，殺一人，餘皆遁去。及歸，主適在室，謂弟曰：『禍至矣！亟首之官，則可免。』叮囑而去。弟以邑門既扃，坐以待旦。味爽往視之，屍已無存。妄意群小欲脫累，故徒之以滅其跡，遂不關心，且錙銖無所失，亦何必履公門？事竟寢。主至夕不來，唯遺鬟寄以寸簡曰：『速至侯某處，事猶為可。』蓋兄與弟契，故令往投良友也。弟終不信，猶豫至中宵，弛然而臥。雞鳴而捕人至，破扉壞室，勢甚洶洶。弟疑盜來復仇，黑暗中又格殺其一。及呼乃覺，弟已無以自明矣。」邵言及此，仲鼎甚驚，毛髮俱竦，瞿然曰：「弟無生路矣。然則何以得免，且至此地？」邵歎曰：「兄且勿驚，願終其說。弟毅然出官，具陳始末。詎群賊移屍路側，反先鳴之於官。言宵行至某處，有武生邵某，持劍行劫，殺刺客伙一人，掠奪錢物若干，官拘鄰比，又皆言弟暴富狀。官反覆勘訊，謂弟追盜不合遠至於郊，又不即行控稟，且拒捕傷差，其為殺越於貨無疑義。弟未由置辯，竟論死。比入狴犴，拘繫甚苦。及夜，見主悄然來謂弟曰：『不早為計，今危矣。盍從我歸寧父母乎？』弟亦姑領之。一戟手，桎梏盡脫，遂相攜出獄。潛至江邊，中官早饜舟相待。今將一帆南去，第不知何日再向故園歸耳。」言已淚下，色遂慘然。仲鼎知其有異，不敢復詰，雖中心悱悱弗已。忽小鬟以一襲至，附耳白邵，邵笑曰：「此豈足以報我鮑叔？雖然，亦姑為之。」因舉之以贈仲鼎曰：「微物贖兄，聊備舟楫之費，大德尚未酬萬一也。」仲鼎欲辭謝，見其質不甚重，諒為可受者，遂弗卻。天已將曙，乃執手嗚咽，相視涕零。久之，始過舟。邵仍送之篷底，情話慇懃。及仲鼎回首再欲有言，則煙水蒼茫，邵之舟已渺。一船皆驚，以為遇鬼，仲鼎亦為駭然。迨啟其囊，明珠千粒，價固萬金不啻，始信邵為遇仙。比至家，未卸裝，即詢邵生近況，果以事下獄，至夜卒。且述其異，死不於監而於門，跌坐如生，身旁有書一械，語甚怪。有見之者，竊言其略曰：「曾參非殺人者，乃以殺人告其母，則真殺人者也。母不究真殺人者，反以傷差之故，自戕其子，忍乎哉？今傷差之罪，予已論抵。殺人者之罪，誰職其咎？夫虺蜴入室，猶思碎之，況盜乎？盜移盜屍而證殺盜者為盜，官竟目之為盜，非故出故入乎？欲求真盜，則首盜者是。」末鈐巨印，則故衡山大帝篆文也。官驚秘其事，

而捕群盜，遂究移屍之狀，盡置於法。時邵之屍，仲鼎父已具狀領出，殮之以棺。仲鼎欲覘其異，啟樞視之，則惟衣冠在焉，舉家駭歎。後數年，仲鼎重遊湖襄，遇邵於途，車馬儀從甚赫。懷一兩歲兒，與之曰：「敢累吾兄，以此延先祖脈。」仲鼎喜曰：「弟何時得此寧馨物？」邵曰：「已兩獲其雄矣，此其幼者。唯吾兄尚義，故敢敬以相托。」遂付兒子侯，乘軒而逝。仲鼎懷之歸，詐為己子，使繼邵後。及長，以其產之半析之，人咸誦其厚德，而不知實邵子電。仲鼎自得邵珠，家益裕。聯捷武榜，仕至協鎮。一夕夢邵以輿馬來迎，竟無疾而卒。邵生名承先，字履武，亡年猶未冠。同邑人至今猶惜之。

外史氏曰：古人云：「一死一生，乃見交情。」其侯與邵之謂乎？侯別邵而去，固不料其死。及侯遇邵而歸，亦不信其生。究之生者竟死，死者復生，神之力歟？不可謂非侯之功。何則？交情不深則不必遇邵，不遇邵，則一段奇緣誰與傳之後世哉？侯不愧於亡友，邵乃不匿於良朋。兩人之交，於焉不朽。

#### 紫玉

句容民金二，怙恃盡失。有弱弟曰金鏞，附學於近村，年未舞勺，姣如好女。每從塾中歸，輒有一嫗與之偕，笑語之曰：「小郎君大好相貌，將來宜偶天上人，世間蠹女兒，恐非汝匹也。如欲物色，老婦當為執柯。」鏞時稚幼，不解所言，然聞其語，頗欲羨。如是者數月，見輒云云，鏞終緘口不答。逾年，鏞稍長，漸通情事，遇嫗又言如前，乃赧然詢之曰：「天人在何許？可容童子一識乎？」嫗曰：「諾！予不可偕往，為子指南，自往覓之。倘有意，可以語我。」因示以其處曰：「距此三里許，有桃花當門而植者，其家即是也。」語已分袂。鏞朝饗入塾，即詭詞以告師曰：「家外祖疾甚篤，兄命往省，乞假一日。」師以其敦謹，深信之。鏞離近村，雀躍而往。至其處，果有一家，紅英數枝掩映於門屏之內。鏞終少小，突然徑入，甫及闔側，旋聞人聲譙訶曰：「誰氏小兒郎，發猶未燥，便思作偷花賊耶？」鏞驚視之，則一雞皮翁，年近古稀，含笑自內出。鏞本聰慧解人意，毫無怪怯，直前揖之。翁以左手扶杖，以右手撫其頂，哂曰：「是兒來意頗不善。」鏞朗然答曰：「聞此中有天上人，特來一晤，亦何不善之有？」翁曰：「是又劉家癡老嫗多饒舌。雖然，來意不可虛，盍從我入。」遂攜之入門。草堂三楹，面桃而建，瀟灑無纖塵，中列琴書，饒有隱居氣象。翁與鏞小坐，即呼紫玉將茶來。俄見布簾半啟，果有垂髫少女，年齒微長於鏞，以漆盤貯盞，捧茗而出。鏞孜孜以視，豔如出水之蓮，風神婉麗，娟娟動人。雖童子無知，亦不禁為之眷注。翁命玉酌客，鏞竟茫乎不覺，翁乃大笑曰：「情固生而有種也。」因詰之曰：「汝見天上人，此心亦即少慰乎？」答曰：「心慰矣，而願故未酬。」翁又笑曰：「必如何始滿汝願？」鏞曰：「得與若人處，志乃足。」翁又笑曰：「談何容易！」既而曰：「此事亦非大難，汝能居此不返，當令玉日與汝戲。」鏞欣然許諾，無感容。翁乃大悅，便出果餌，俾二人同食。玉亦甚愛鏞，喁喁推讓如賓主。然翁顧而樂之曰：「阿玉得此，庶不憂其寡矣。」徑任其嬉戲，不之聞。鏞夜則與翁同榻，晝則與玉同游。或門百草於花前，或捉迷藏於月下，疊肩交臂，攜手牽裾，雖無床第之私，不減倡隨之雅。嬰年兩兩，絕少爭心；弱歲雙雙，儼有樂趣；蓋其天性然也。居年餘，飲食衣履一出於翁。然而年皆漸長，情竇亦漸通，眉目之間各有狎昵之意。一日，玉晏起，隔窗纏足，鏞從牖外窺之。見其潔白如雪，纖細如錐，嫩藕半枝，嬌蓮一掬，遂不勝情動。遙謂之曰：「予得阿姊為妻，此生實無遺憾矣。」語未竟，翁自外入，色似甚悲，訶之曰：「憤子不可畜，乃欲竊我掌珠耶？」鏞因踉蹌不安。翁又禁玉不得與鏞戲，怒目相加，將施夏楚。鏞益懼，托為旋溺，逃竄而歸。及至家，門閭頓更，景物非故，垣邊手植小柳樹，既已合抱參天。大驚，亟款其戶，即有杖者出應門，品貌酷類其兄，而年逾六旬，似又非是。因詰以金家，愕然曰：「即予是也，孺子何來？與予家有甚瓜葛？」鏞乃述其大端。杖者笑曰：「何謬也！予父母歿已多年。聞有叔名鏞，童時赴塾讀書，至暮不復，已飽於豺狼之口，故生子不令就學田間。以老叔卒於某歲，距今足已七十年，即令尚在，亦既八帙頭童齒豁矣，豈猶婉孌如是哉？」鏞不信之，猶力與之辯。金家壯者，皆杖者子孫行，聞之怒曰：「何物乳臭兒，來冒人祖公耶！」欲飽以老拳。鄰翁亦八十許人，聞其哄，乃自籬落窺見之，遽出呼曰：「是誠有異，汝曹不可妄為。」因語杖者曰：「若叔與我同塾，面容猶能彷彿。此兒頗相肖，得無若叔遇仙乎？」杖者曰：「嘻！以何為質而信之？」鄰翁曰：「子稔知其裔下有黑子，狀若七星，長者以為仙人相。如有之，當是若叔可無疑。」鏞即袒以示之，果符翁言。且述兄嫂行事及面龐，纖悉俱合。杖者乃率眾羅拜，以為真仙。鏞亦自笑而不信，姪乃延叔入家門。鄰翁與鄉里咸來造訪，話幼時事，宛在目前，直至夜深始散去。鏞獨寢一室，鼾睡達旦。晨起覺頰下有物，捋之則髯長寸許，白且如絲，乃大駭。身亦暴長，與成人相埒，不勝太息曰：「久居仙境，長若嬰童。今處塵世一宵，鬚髮皓然，無怪乎碌碌者之易老也。」遂不別姪而行。仍詣翁處，則滿目鬆楸，無復宅第。方躑躅間，俄見曩昔之嫗蹒跚而來，心乃大喜，直前揖之，嫗茫然竟不相識。鏞又自白其名，嫗粲然曰：「使爾中壽，爾墓之木拱矣。何以金家小郎子誑我耶？」鏞又剖悉言之，嫗笑誦毛詩二句曰：「未幾見兮，突而弁兮。癡老子揖我，豈尚欲煩我作伐乎？」鏞歎曰：「予發如此，其種種何心奢望？但得附仙人驥尾，或能長此蒼蒼，亦幸耳。」嫗忽正色曰：「欲覓仙緣，當求佳偶。良姻尚在，子不可自隳厥志。」因出紅綾丈餘，付之曰：「持此向東南，見有林木，望空拂之，其人固宛在也。」鏞究以耄老為嫌，嫗袖出一鏡，照之曰：「汝又童矣！」視之，果翩翩少年。自拈白髭，條已盡禿。益大悅，向嫗再拜，嫗與鏡頓失所在。因如其教，行未數里，果值平林。鏞亟以帕擲之，中裹一物，及地忽化為麗人，掩笑整衣，實紫玉也。驚喜如狂，急前把袂。玉嚙曰：「冰上人始終無賴，強主婚姻，令人頗不可耐。」鏞又拜而乞憐，玉甫與之握手。東行數百步，恍如雲霧，旋得一巨宅，峰環水繞，棟宇巍峨。未入，早笙樂大作，翁與十數人皆吉服出迎，不再齒及前事，惟盛張錦筵，舉行嘉禮。鏞亦由此辟穀得成地仙。後數年，降鸞於其族中，補敘其梗概如此，且附以詩曰：「情緣引到洞中天，再履紅塵已惘然。鏡里長春無白髮，枕邊短夢少青年。瑤笙不羨秦樓鳳，錦瑟羞揮趙女弦。直上雲霄最深處，幾回含笑話桑田。」嗣是不再降壇，旬日事傳白下。

外史氏曰：人謂仙家日長，人間日短，固已然。以七十餘年，僅博得山中一歲，其多少尚可數計哉？幸而邁返，乃得成仙。使競居此不復，不幾以十數齡之黃童，轉盼為八旬餘之白叟，其去夜台，猶有幾日耶？餘固謂仙家日短，究不若人間之日長。

隨園老人曰：幻極矣，而言之若鑿鑿可據，生龍活虎，直令人無從著手。

#### 古塚狐

易州之西有古塚，不知幾千百年。無碑碣，亦莫詳其姓氏，俗以為荊卿之墓，疑即當時以衣冠葬處也。一日，有鄉民送妻歸寧，夫婦各跨一蹇衛，道經塚側。婦因來路已遠，頓思洩便，乃棄乘趨榛莽間。夫騎正駛，莫之能知，行半里許，始覺相失在後，乃駐俟之。久且弗至，心乃疑，亟返轡蹤跡之，則唯有所乘之驢散斃於草際，人竟渺然。夫大駭，冥搜墓畔，見婦之衣褲紛掛於蓬蘽蔓草間。時正有狼患，疑其已飽饑口，遂收其遺服，慟哭而歸。乃婦實未死，方洩畢而起，俄聞人語紛拿。有二隸自塚中出，須毛如蝟，狀甚怖人，直前欲執之。詈曰：「何處狂婢，穢我正人門庭，繫之去，敲撲無恕。」婦驚而奔，衣縷忽若蟬蛻，不轉瞬既已自禿。婦羞縮不能步，隸迫益急，不得已而伏於叢棘，以冀倖免。旋聞隸笑曰：「只此足以辱之，毋苛求。」言已，寂然。婦不敢出，匿跡終夜，肌革盡傷。及曉，不能歸，返索故衣，則皆烏有。正惶急欲尋死所，適行人數輩策蹇而來。至其前，見婦白身，狀若瘋癩，因驚詢其故。婦乃忍辱背告之，雖能少掩其私，然而屍骨之隆隆，臀肉之累累，莫不瞭如觀掌。幸眾中一人聞言駭曰：「是子妹也。」亟解衣使蔽其體。婦始敢回睇，則其兄方奉父命來速妹，初不意相值於此也。婦不禁涕出，兄乃以所控之驢載之歸，且馳告其夫，始釋厥惑。後人時見有二狐出遊於塚上，其色蒼黃，執之即不見。乃知婦所遇者，蓋即此耳。狐豈有慕於高漸離之義，而為悲歌者特保其塚歟？噫！亦異矣！

外史氏曰：村婦無知，擅污高士之壘，裸而辱之，狐亦善解人意矣。猶憶少時，聞諸父老雲：「直省多平屋，每值溽暑，民家之婦女輒寢於其上。倘逢陰晦，或與龍交。」嗟乎，彼何人？斯褻衣且不可以向日，乃敢露穢於星月之前。龍非性淫，特以懲創之也。有家者，不宜知警耶？

#### 崔十三

杭人有賣海鮮者，其名曰李念一。酒而漁色，尤好龍陽君。雖產僅中人，而耽耽逐逐，惟此是求，妻子之饑凍弗恤也。同里

崔十三，恒依之。十三年僅成童，貌逾好女。母早卒，惟父在，又以病廢，家綦貧。以故念一嘗拮据相助，冀圖片刻之歡，而未遂所欲焉。蓋十三聰慧，善揣人意中事，雖以家寒親老，借潤匪人，而刻意防之，守身如處子，念一遂不得染指。癸未夏，念一以事如海寧，往返數日程，力請於十三之父，欲與十三偕，意固將決一死戰也。十三之父不欲，曰：「童子何知？君亦自往可矣。」念一益固請，而十三弱即好弄，樂於遠遊，又從中慫恿，父不得已而遣之。濱行，密語十三曰：「若人素有輕薄名，兒之家倚之，不得不聽汝往。但以全璧去，以全璧歸，吾可以見先人於地下，兒亦可謂克孝矣。否則，我也或不能知，而鬼則知之，必不容汝入崔氏之廟。」十三領諾，即辭父行。鄰比多有竊笑者，以為崔父貧病失心，特置子於虎口之下，其不被啖者，未嘗有焉。乃十三自負己智，欣然與念一同舟。與之飲則飲，與之謔則謔，了無畏忌，即念一亦自謂魚游釜中矣。舟行至暮，十三出篷底閒眺，時念一酣臥，未暇相從。十三目視水光波流，倏忽上下，慨然曰：「人不自立，瞬息下流，殆與此水無異耳。」有觸於懷，因竊念曰：「今夕與若人同艙，彼若以力，將如之何？豈我一嬰童而能與壯夫相抗哉？且適間言語涉邪，幾於矯手頓足。我果何策以御之？」籌思無計，因而自悔。方且四顧傍徨，潸然泣下。忽上流一扁舟御風而行，載一中年婦與一少艾，狀類母女。女蕩樂而母搬罨，殆漁家也。舟行將近，少艾顧十三而笑曰：「個兒郎隻身如葉，陷於泥沙，能效我遠避狂暴耶？同病宜憐，母不可不有以拯之。」婦亦笑曰：「兒之言，可謂既登彼岸，不忍溺人者矣。況是兒亦孝子，不宜坐視。」乃即懷中取一冊，其巨如掌，僅十餘頁，裹以他物投之十三曰：「孺子得此，可以保身矣。」舟如奔馬，十三驚顧之，早已相去裡許。輾轉之頃，航影已沒。十三幼從父讀，頗通文，亟啟其冊而閱之，則皆閩中戲術，無他奇。十三乃攢眉曰：「予焉用此？媼殆給我為笑乎？」既而思之，若運以機智，術亦良得，遂秘之袖中。而念一已醒，遽呼十三，十三入，詰以焉往，答曰：「適在笛首觀江景耳。」念一乃笑曰：「以汝之容光，不懼蛟龍攫去耶？」因又嘻嘻言曰：「今宵能共榻，當以所得之半贈若，以瞻親。不然，三尺水即汝安宅，將葬爾於江魚腹中，不得復返矣。汝父老病，詎能向我索人？」言之咄咄相逼。十三聞之，甚有懼色，頓憶冊中移燈就火之法，頗可以濟燃眉。乃朗然曰：「兄之愛我，苟非木石，皆知感。但予稚年，不諳情事，且畏羞。倘得沉醉，任若為之，予亦不惜此身。」念一大悅，慨許之，自出登岸行沽。十三亟覓楮穎，就燭取冊觀之，則急口令耳。凡三令，舉十數言，備極男女狎昵之語。且令曰：「能誦如流水而無笑容者，乃免罰。」十三一一書之於箋，而自為默記，亟藏其冊。未幾，念一復入，置酒將飲，十三曰：「無令不歡，且今日之事，更非可默然相對者。昨自鄰家得口令數行，頗可以司觴政，請與若行之。」念一自恃捷給，毅然而應之曰：「諾。」即各滿飲三爵，索令共觀。十三又曰：「若年長我一倍，必不予欺。如不遵予令而索予歡，予寧赴清流，誓不汝從。」念一亦允之，無難色。十三始出令相示，約以一大白。念一甫寓目，已笑不能仰。十三又自請先行，每一發聲，更故作睥睨以動之。念一之情已蕩，心遂無主，不得已而亦誦之，未及一行，早已粲然。十三執驪行罰，又不姑恕。再誦又復如是，三誦益不能成。俄頃之間，連釀十餘爵，念一既已醺醺，遂不作他行，誦之愈急，愈不能如令。漏下二鼓，念一竟玉山頹矣。十三又連勸二盞，已不克啟吻，知其深入醉鄉，心始少放。此蓋以所欲蕩其心，復以所難箝其口，不必滅燭徙薪，而烈燄頓熄，管子所謂因禍為福者也。十三既以智醉念一，別無憂虞，方能拂榻就寢。忽聞彈指聲，自啟艙門視之，燭光之下，一人掩笑而入。回顧焉，則頃者所遇之少艾耳。喜而致謝，兼扣其突如之故，女笑曰：「恐君未易辦此，故來相助一臂。今既潦倒，此夕無虞矣。明日敬效吾法，必當有驗。」十三始得諦觀，女貌淡豔幽妍，自覺形穢，殆天人也。十三情竇已啟，適與念一戲，慾火久熾，見女反身欲歸，乃笑而留之曰：「姑少坐，容我酬恩，其可乎？」女覺其意，微哂曰：「子尚已躬不闕，猶妄思魔障人耶？」飄然出產，倏忽遂不見。十三驚詫良久，復取其冊展玩之，倦極而眠，不覺東方之已白。晨起視念一，兀自朦朧，且被酒不能起。乃甘言以慰之曰：「昨夕所飲無多，兄乃醅酌若彼，冥然漠然，深為弟憂。」言訖，巧笑承迎，念一究不悟其以趨為避之計。是日也，念一病宿醒，至夜方愈，遂誓不復飲。十三亦不能強，乃用冊中反客為主之謀，挑之以言曰：「兄今者深為酒困，不可再有所戕。客夕之約，能姑俟之異日乎？」念一側首以示之曰：「不能。」十三曰：「予昨者亦為情擾，竟夕不眠，此時亦憊甚矣。兄能容我小憩，夜深自來就見。弟信人，決不爽約。」念一弗即諾。十三又曰：「否則，兄來就予，予當假寐以待。但不可著衣，驚弟使寤，則忸怩，或至於妨命亦未可知。」念一又不禁色喜，輒然從之。十三密索於艙中，得短挺，長可尺餘，藏諸皂席之下。竟與念一分榻而臥，而潛擁此挺於懷中。挾持利器，念一固不及知焉，欲熾情炎，反側不寐。傾耳即聞有齶聲，知十三已入黑甜，急不能待，遂悄然以起，白身鞞履往就之。潛啟其衾，亦不之拒，且膚香襲人，情益莫遏。方將共枕擁持，而十三之身忽已轉側向外，仍復鼾眠。念一如其所教，不敢驚，因解履登榻，自趨裡床。乃身甫貼席，而十三若夢中忽覺者，遽呼曰：「可人來乎？」以巨物少避中堅，直搗後隊，檻門皆破，幾及舉丸，其痛不可當，而前徒之精銳者，不覺倒戈莫舉矣。念一痛極大呼，而手足儼如縛束。許時，十三始偽為乍寤之狀，顧而視之。殘燭未盡，因急藏其挺，佯笑曰：「是吾兄耶？予適夢與美人戲，彼嗤我無偉具，予於暗中摸索得一物，頗粗壯，因以戲之，不意兄至。夢囈無知，負罪良多矣。」遂故為親昵，欲與為歡。念一驚定痛生，外腎似有浮腫，厥腎更暴痛如割，不及問鼎，喏喏而退，呻吟者達旦。此又閩人與女伴相戲，乘其無備而中傷之策也。念一始疑十三，謂其有心規避。乃十三夙興即起，奉事益謹，言語益甘，儼有呵痒舐痔之意，念一疑復少釋。第負重傷，損及不毛，雖仍前不悛，亦幾於用武無具矣。忍痛二日，已抵海寧。扶杖市中，索其前逮，信宿而子母皆得。十三思歸，促之啟行，念一亦不獲耽延，遂復登舟。創亦漸平，色念復動。初猶不敢即逞，將及杭界，忿然曰：「此行實為是人，非只圖彼淺淺。今去故鄉伊邇，而志不克遂，何以生為？雖潰爛而死，亦命也，務畢吾願而後已。」然亦竊疑十三，遂陰謀亦欲醉之，使其無能脫離。暮泊鎮市，浼樵人沽酒割雞，而已仍前作狼狽之狀。乃十三聰覺者也，早已如見其肺肝，因取冊暗中覽之，又得良圖，名曰移花接木。其法用圓竹一節，滿貯蒜汁，而以生面和膠封其口，密置衾底，臥後先潤以津，務令如脂如膏，無少窒礙。彼來故不予以門戶，俟洗之再三，然後自為指南，急以所備者自前而後承迎之。膠蒸熱肌，固結不解，汁浸厥物，痛入心脾，誠懲淫之奇計也。然須預伏白刃，防其反噬，以為不虞之備。十三得其術，心益喜。飄之舟人，得膠少許，惟竹不能猝辦，忽於榻側獲之，則固念一所載用以貯其碎金者。因笑曰：「即以某人之物，遷治某人之身，大快大快。」遂一如其教而預儲焉，念一又茫然不知。及昏，歡然共飲，托醉先眠。佈置已盡完密，俟其至請嘗試之。念一果暴痛如觸蛇蠍，亟取燭自視，則累累者雖故偉長，然已代之以竹矣。急以手脫之，又牢不可拔，愧忿交集，將致命於十三。而十三早挺刃而起，數之曰：「汝晒然人面，而務為狗彘行，敗人家風，污人子弟，罪已在於不赦。汝數數誘予，加以強橫，予念同鄉久契，少懲於前。汝不知洗心滌慮，改弦易轍，今宵仍萌故態，予因聊試小術，俾汝革心。竟乃迷而不悔，怒目視予，予已置身度外，不復作桑梓之想矣。」言已欲自剄，且號呼殺人。盈艙鼎沸，同舟共泊者皆驚起，須臾畢集。視二人則裸如也，知為逐臭之故，爭笑而詢之。十三且泣且訴，歷陳其狀，眾皆咋舌以為奇。環矚念一，既已面無人色，痛不能言。戲視其腰，則鬆不生於腹上，而竹乃產於臍下，遂不禁鼓掌大笑，為之哄堂，又無人屑於援手。唯舟工懼其隕命，貽累於己，始代為脫之。盡力而後落，其必擁腫不中繩墨可知也。眾命與十三胥著衣縷，而後以正言責之。念一俯首知罪。客中有尚義者，將代十三鳴之官。念一泣懇數四，眾又為之居間，始令具一伏罪狀，而以所得所有者盡以輸之十三，聊示罰過之意。達旦即驅之，罄身離舟，另覓小艇歸里。永不許擾十三家，擾則執狀赴縣，眾將鳴鼓而攻，必不恕。念一敗塗地，莫敢與爭，遂垂頭自去。抵家猶臥床褥者匝月，蓋淫心亦既少戢焉。舟中人以十三為智，咸愛重之，競市酒餚饋問。乃十三深慮念一，恐其報復，心欲遯歸，無如距家僅一日程，而風色少逆，至夕，猶泊於曩昔遇女之處。十三心識其地，乃笑曰：「黃石公猶在乎？報韓者已歸，可以從赤鬆游矣。」及寢，有人款戶徑入，視之，則贈書之媼也。喜極趨迎，延之坐而謝之。媼謂之曰：「憐子純孝，是以相救。今日子之恥已雪，而我之事未終，故深夜特來與子議。」十三無難詞，直諾之曰：「再生之恩，無不如命。」媼曰：「予居此水數百年，縱橫自得。近有無知孽妖強欲奪吾宅，兼思鬻吾女，故遁跡他鄉，且多構奇策以御之，其中利害，尚有甚於子所行者。幸為龍主鑿察，屏渠遠方，並召我母女。前此邂逅，正予旋歸之日也。因自奇其計，遂以授之於子，果能免患。然予有女在，不遂遠遊，意將委之於人，非子不可。倘得子之金諾，則我可脫然無累，往朝南海，成其正果矣。」十三聞言，喜出望外，亟以婿禮拜見。媼大悅，起曰：「今夕頗良，可使迨吉者來事夫子。」遂匆

匆亟去。未幾，侍婢數人捧麗人自外而入，裝飾如貴家，絕非向之落魄者。比睨之，果即前者少艾，益慰所懷。於是歡欣與語，女終腆腹不答。其母又來促之寢，乃屏燭下帷，解衣同夢。海棠濕雨，杜鵑啼春，竟不知夜之幾何矣。昧爽，媼即至，贈媿以赤金二笏曰：「多與恐汝不任，然已可吃著此生矣。」徑留女自返，女亦不甚流連。妝訖，輒與十三對坐，他人往來皆莫之見。即十三亦倏然不見其妻，乃怪而問之。笑曰：「妾實神人，彼齷齪商人烏能見予哉？」將至鄉里，女與十三謀，別舍於外，而使十三馳告於父曰：「舟中皆謂兒智，有客願以女嫁兒，兼贈重金。彼適有遠行，不獲親來講姻誼，先遣其女於歸矣，敢請父命。」崔父聞子言念一事，喜其智足衛身，不負父教，因慨然許之。草創婚儀，令子迎婦歸，始合巹焉。鄰比聞十三完璧而歸，且知念一為所傷，病不能起，皆歎息以為異，竟不疑女之自來。女事翁孝，事夫順，理家有則，且以藥療崔父之疾，病良已。十三又出金置產，儼然素封。夫婦承歡數載，父歿，遂棄其業，不知所之。唯念一尚在，則已貧病交迫，家無斗筲矣。

外史氏曰：餘不矜十三之智，而矜十三之孝。且不為十三幸，而每為十三危。何也？向使不遇授書之人，則十三已為砧上之肉，雖智足自衛，又烏能出庖人手耶？抑安知非天鑒其孝，陰令賢母為之造謀，俾其全璧歸趙哉？故為貧家之子弟念，與其學保身之十三，母寧為不輕身之十三。苟無十三之孝，念一必將飽飫秀色而歸矣。豈僅作門外漢，竟至焦頭爛額乎？孝矣哉！十三。危矣哉！亦十三也。

#### 白雲叟

錢塘山水為天下之冠，聞者多不能游，恒引以為憾。宰是邑者，又以功令森嚴，簿書沉痾，鮮克與湖光山色接晨夕杯酒之歡，亦宦游恨事也。臨清盧之椿，以孝廉銓補浙省，去錢塘僅咫尺地，乃為公務所羈，即有事謁院，亦倥傯不及一遊，每抱昌黎滕王之憾。盧有幕賓，失其姓名，號曰白雲叟，異人也。居恒輒謂盧曰：「大丈夫得展驥足，出宰百里，苟非名勝之邦斯已耳，脫遇六橋三竺之勝，不能駕一葉之舟，與畫船簫鼓竟逐於湖上，則不免唐突西子矣！」盧深頷其論，然亦密邇如蘭亭，接壤如耶溪，猶以一官匏係，不克身親，而西湖又安望哉？期年，叟忽語盧曰：「君有湖山之興乎？明日撫公檄下，使君繼樂天、坡老之任矣。速理徵棹，可遂壯游。」盧以瓜期未及，且政聲未登卓異，不信叟言。詰朝，方據堂理事，果有隸以紅箋至，則已調補錢塘令矣。乃大喜，服叟先見，因與之謀曰：「君言雖中，我事倍前。三鼓放衙，五夜退食，晦猶奔走於道路，明即偃僕於轅轅。即有淡妝濃抹者，可能駕言出遊，以適我願乎？」叟微笑曰：「君自不欲暇耳！果能概從吾言，即以孤嶼為家，以冷泉為室，以淨慈靈隱為客座，以兩峰一水為園亭，吾未見有廢事也。」盧猶未信。及攝篆者至，乃啟行抵抗。履任三日，叟即謂於盧曰：「湖船已具，來朝當與君遍遊佳勝。」盧訝曰：「新礪初試，游刃未能，我與君皆有所司，何暇及此？且令上官聞之，彈章將不遠矣。」叟笑曰：「予固謂君不欲暇也。事果有礙，予豈敢以孟浪貽君憂？」盧曰：「然則君將奈何？」叟曰：「君無漏言，翌日仍戒輿馬，飭吏役，起居如常。予自能偕君一往。」盧尚恍不定，姑諾之。次日午後，盧方出衙署，將謁撫公，忽輿側有人啟曰：「白雲叟先生敬候。」盧不自由身已降輿，見驕從十數，擁一小犢車，驅逐道左。執事甚恭，亟引盧登之。卒然遂發，疾如風雨，不轉瞬即出錢塘城門，盧心竊訝焉。自計來竣公事，即作嬉游，益非善策，然已無如之何。甫至湖乾，果有大游船艤以相待。盧方下車，叟忽從篷底出。俟其登舟，即握手笑曰：「吾兩人皆有代庖，剩此閒身，不妨作十日遊也。」盧茫然視其船，蘭檣桂楫，華美異常，驚愕者久之。及入艙中，早有歌兒數輩，明眸皓齒，朱履鮮衣，趨蹌乎左右。盧顧問叟曰：「此輩何來？」答曰：「廝養也。」既坐，綺席高張，珍饈雜進，放乎中流，且行且飲。又有美人四五，皆妙選，羽衣星璫，麗容稚齒，自簾中出，為主人捧觴，盧益莫測所自。詢之，叟答曰：「家樂也。」盧因笑曰：「先生館穀於予，頗亦拮据作客，未聞有此。今忽紛致佳麗，誠所不解。」叟微哂曰：「君視寒士如死灰，竟不能一燃耶？適遇賢地主，舉此以贈，不敢獨享，因願與君共之。何以疑為？」盧默然。酒行數巡，已至湖心亭，因捨舟登眺。亭中早設錦褥，盧與叟藉地而坐，觥籌交錯，歌舞前陳。遙望游舸如蟻，泛泛於蘇隄之下，或聽鶯，或觀魚，或憑欄而懷古，或即景而敲詩，前唱後於，左絲右竹，簫管浮水，珠翠迷煙，而南北峰之變態既有萬千，西子湖之澄波又復四映，誠人間巨觀也。盧至此百慮盡空，一絲莫掛，唯與叟浮白痛飲。良久，叟又邀盧過岳墓，繞南屏，訪幽於林逋宅邊，探奇於蘇小塚側。侍者皆從，香風裡許，見者以為神仙中人。少焉月升於東，照徹萬頃，遊人盡返，盧亦思歸。叟笑曰：「約以經旬，何遽欲返棹耶？」盧曰：「其若官守與衙務何？」叟曰：「渠自能辦此，我與君不消慮。」乃不聽盧，仍返舟，命泊於絕勝之處。對月張筵，開樽重飲，清謳豔舞，眩目醉心，直至酩酊始寢。凌晨，又換小艇，不攜裙屐，尋幽索勝，靡所不經。每至一佳境，即有人設飲，亦不知其誰何。暮歸，仍宿於舟中，衾褥之華，供具之備，猶勝衙齋遠甚，但不遣美人侍。將臥，即紛然各散，莫解其焉往。私以問叟，笑而不答。自是終日泛湖，或巨艦，或扁舟，山行以騎，陸行以輿，決旬而足跡殆遍。盧亦沉酣其中，樂而忘返。一夕又飲，漏下已三，叟忽謂盧曰：「攝篆者過勞，我輩盍暫歸。」盧曰：「門扃矣，歸恐不獲。」叟曰：「姑盡三爵，有予在。」乃以巨觥進盧，相對大酺。盧不覺沉醉，隱几而臥。及醒而轉側，則宅門已發槲矣。張目審視，身固在書室榻上，僕役趨侍。徑起著衣，人亦不以為異。時宅眷猶在舊治，無可與言。方盥濯，有小童奉叟命，以一冊進曰：「邇日之事略具其間，請公強記之，庶幾應對無失次。」盧草草一覽，恍然曰：「嘻！予前此殆非身往也。」因秘而不宣，仍出供職，照所登者行之，百不失一。及謁上憲，見同官，皆嘖嘖贊其明敏，己亦竊笑。乘間以故詢之，叟終不肯言。嗣後時一出遊，或三日，或五日，雖不若向者之久，而樂亦無殊。以故山水之勝跡，靡所不探。盧以其事近怪，即親知無敢少泄。未幾，眷屬至，仍游如前。年餘，甫向內子私述之，驚曰：「無怪乎有時如木石也。君自履新任，多宿外寢，妾往視之，昏睡若無所知，舉撼之，亦弗能醒。心竊懼焉，以為執掌所致。侵晨即起，蒞事如常，又復索解不得。且聞僕言，某先生亦恒如是。今而知此中有術焉。然宜慎之，倘去而不返，妾將奈何？」盧亦微笑而罷。由是事頗漏於署內，人多窺測，叟遂不再相邀。盧請之，亦不攜往，唯曰：「恐夫人滋懼也。」又兩月，盧以循良驟擢州牧，叟乃請去曰：「西湖已有東道主，不再司君刀筆矣。」強之行，終不聽，遂為買山於湖上，築茅而居。未數旬，即遁跡不見。盧至州治，所屬有邑丞，明察吏也，忽得奇疾，軒睡輒竟日，至夜深始醒。則曰：「予病矣，為真君召去，代紀錢塘縣事，煩劇殊不勝，明晨仍須一往。」言已瞑目，雞未鳴，早人黑甜，人皆以為異。旬終乃愈。後竟不時舉發，一臥數朝，幸不甚久。然叩其顛末，則曰：「真君囑予勿言，言將有禍。」暨盧下車，丞來庭謁視，盧之左右皆若熟識，且能舉其名。盧聞其異與己符，乃屏人與語曰：「君之越俎以代者，實我也。君才實倍於予，行當薦剡，必不使久屈於下僚。」因其言異，相視駭歎。丞果藉盧力，遽縮銅章。但不識為叟捉刀者，又何人耳。

外史氏曰：長才屈於短馭，疇能試以鉛刀？雅吏困於囂塵，鮮克親夫島嶼。叟之此舉，可謂兩平其憾矣。尤喜其為幕中人揚眉吐氣，不致以寒酸之態，見量於肉食者流。不然，雖與之游矣，安知不謂為彼之福而非我之力耶？流連再三，輒為之喜動眉宇。隨園老人曰：功名與丘壑相左，只為不能分身耳。果有此術，即為五斗折腰，亦所不辭，矧夫出宰名都，坐膺厚祿乎？搢紳先生有山水之癖者，能不神往於斯人？

#### 遼東客

先大夫宦瀋陽時，遇一僧，狀貌奇偉，談吐有英氣，不類緇流。而自額以上，肌削皮癟，嗒焉若喪其骨。怪而問之，僧亦不諱。蓋當國初，海內甫定，宵小之徒，聚於萑苻者，尚餘什一，僧固其間之巨魁也。聚黨十數，某執牛耳，某次之，僧又次之。下此者咸聽指揮，伏於遼東道上劫者屢矣。一日有販珠者，結伴十餘來自海上，所攜皆值千緡。暮投旅舍，屋數楹，寥落無他物，惟一敝困置屋隅，則故盛米者也。客視之，俱不介意。眾中一人，貌聳而神清，負一劍，斯須不釋。俯而窺此困，微哂曰：「噫！鼠子之死期至矣！」眾未及詢，以為李斯之偶有所見耳。將寢，此客忽言曰：「今夕當有胙篋者，諸君不可以不備。」眾愕然，始詰其故。客乃剪燭門扉，移去其困。屋隅有巨穴，窺之深黑，其中洞然。並啟其困而驗之，儼一無當之厄，實則盜所從入之徑也。眾皆震驚，謀欲徙。客曰：「徙果能免乎？慎勿恐。有某在此，必不使君輩喪其寶。」因命眾枕資而臥，即震響亦勿張皇。己乃撥矮幾坐穴側，帷燈仗劍，屏息而伺之。眾亦股栗不能眠，假寐以待。睹其劍，光芒射一室，凜然不可以近，誠利器也，乃傳舍主



人，果與僧等劇盜為表裡奸，見客即往馳報。群寇畢集，將俟其寢而襲取之。客舍之後，地勢卑下，兼有坑坎，深丈餘，匿空旁出，疊土為階，以上通其隧，蓋皆盜所預構者。於是盡入壘中，然後議進。其首賊以為無患，毅然先登。約鑽至穴口，有聲如裂帛，其人早墜於隧外。撫之，腥血污掌，已失其元。舉大駭，低噪有風，人心惶惑。而盜之舊規，長者亡，次者必繼。某居僧上，義不容辭，逡巡而復登。未幾，又隕，則頭顱亦棄於室內。盜皆大嘩，繼之以入者，非僧誰屬？僧於此時神氣沮喪，欲不入而不能，欲入而又深恐前車既覆，後車仍往，其心惴惴。無已始奮然入隧，趨起良久，彷彿有光。既達穴口，不敢躁進，窺探倉皇。旋覺寒氣侵肌，毛髮盡豎，戰戰然欲返，而慮為人嗤，姑以首為嘗試。甫露其頂，未及眉睫，恍若有物如冷雪，遽沃其腦。早已冥然無所知，而身墜矣。群盜燭之，凶門以前，天庭以後，削去者三寸，而人尚微餘殘喘。後無繼者，從賊大潰，僅舁二屍及僧去。僧至翌午始蘇，敷以藥，半載乃痊。因愾然曰：「草木餘生，不可再作孽矣。」亟散其眾，出家於某寺中。後數年，邂逅傳舍主人，詰以客之所為，始得其梗概。且言：「某某之首，次日客行，亦不知其所在，室中亦並無血漬。唯目予而笑曰：『夕來多感玉成，異時當有以報。』」言訖徑去。予亦懸懸者半月，今幸無恙，再不敢與盜為緣矣。」僧聞主人言，亦為之三歎。嗟乎！客其劍仙之流，隱跡於負販者乎？僧遇先大父時，既已六旬，此其壯年事也。比及先大父秩滿回都，東道之民，竟有夜不閉戶者。而行人之無虞，又何待問哉？

外史氏曰：使盜盡殲於隧，其奇必不傳。仙其留意於是乎？不然，人皆及肩，此獨摩頂，何不擊之胥中耶？卒之猛放屠刀，遂登彼岸，非藉慧劍之力，有以斬除貪癡，烏能至此？當為之榜曰：「決其二以示威，留其一以警眾，仙之意深矣！」又舊傳一婦人，子身夜績，有偷兒穴壁將入。婦聞起視，賊已仰臥隊中，濡首面進。婦睹之笑曰：「若欲眠耶？不可以無枕。」乃以紡磚藉其首下，賊遂不能進退，挺然於穴隙間。天明，呼鄰人執之送官。噫！此婦之智，亦客之流亞歟！

### 弱翠

固安王立猷，以才長屢中副車，年三旬猶未售也，居恒輒鬱鬱不樂。庚午復入場屋，考事既竣，以母病遄歸，未遑候捷音。抵家，母亦小愈，王親視湯藥，棘闈之事固未嘗去心。一夕，母寢，細君亦倦臥，王獨坐誦頭場三藝，津津不自勝。慨然曰：「如此佳文，擲地當作金石聲，豈朱衣猶不首肯耶？」語未竟，聞牆角啾然，似有竊笑者。因大駭，疑為穿窬。而笑聲嬌細，不類衣冠者。亟起往視之，則一二八女郎，眉目如畫，碧衣朱裳，手拈菊花一枝，冉冉而去，忽不見。王詫為妖，心甚怖，不敢復誦，遽就寢。閱兩日，將近揭曉，興復勃然。篝燈展卷，孑然一室之中，恬吟朗誦，刺刺不休。女郎款然而至，匿笑入室，直前以柔莢掩其卷曰：「如君此等文，止堪供覆瓿用耳。猶絮絮不置，聒人好夢耶？」王大驚，燈下視之，容光滿目，鬢髮如雲，誠絕色也。心雖竦懼，然夙以名流自負，竟見嗤於婦人女子，意甚不平。因起而揖之曰：「卿亦知文耶？恐覆瓿者，正未易遽此。」女郎微笑曰：「以予聞之，將毋同。」王益不忿，徑牽其袂，使坐，曰：「試閱吾文。如此黃絹幼婦，而不以桂枝相許，姮娥真盲矣。」女郎坦然就坐，仍笑曰：「姮娥不盲，君心自盲耳。」即取案上丹鉛，批閱之。嬌波不瞬，纖腕不停，鉤之勒之，不須臾，而三藝皆遍。末署八字曰：「桂林半枝，掇取為幸。」王見之，於邑無色。取而視焉，披竅導竅，無不切中，乃悅服。亟請其名，女郎笑曰：「若當執贄為弟子，何汲汲詢人姓氏耶？」王又固請，乃曰：「成氏，小字弱翠。家固與君相通也。」遂與王談論古今文藝，皆一一能指其瑕瑜。王益心折，因索其吟詠，即以手中菊花為題。翠援筆疾書一律曰：「彩菊東籬學隱淪，指尖猶帶露華新。奇擎掌上鴉黃淡，笑數風前鳳嘴勻。摘去秋光寒翠袖，分來佳色豔羅巾。不因把玩香盈手，錯認金釵欲贈人。」王流覽再四，贊曰：「清新秀豔，《香奩集》得未曾有。」翠又笑曰：「此與君文差堪伯仲，不意俱蒙謬賞。」王大慚，欲留之宿，辭曰：「與君為文字交則可。若及其他，君家床頭自有人，誰能保醋娘子不攢眉耶？」言已徑去，旋失所在。王心竊愛慕之，每夜獨居，以俟其至，而跡竟杳然。數日後，通邑喧傳，某州中某，某縣捷某，固安只一副車。詢之，則己也，益服翠之藻鑿不爽。至夕，私具酒果，屏人孤處，祝曰：「翠娘子惠惠顧乎？」語甫畢，身後吃吃有笑聲。回視之，則其人已在室中。因延之坐，謝曰：「法眼不差，卿真我師也。」翠曰：「幸中耳，豈真先見哉？」乃並坐宴歡，翠漸忘形，夜既深，猶未言去，王遽挽之就枕。歡洽之際，退避逡巡，猶然處子也。翠因歎曰：「本圖與君為嚶鳴，今乃與君為伉儷。筆墨中亦有魔障，信乎女子不可多事。」及曉乃去，自是無夕不至，蹤跡詭秘。王不言，家人亦莫能覺。一日謂王曰：「妾家距此只數武，而君竟不一謁丈人峰，似亦缺事。」王曰：「然。」即挽其攜往。翠曰：「君明晨托言訪戴，步出村東，妾來導引，乃可行。」生從之。詰朝，具衣冠趨赴村外，翠果相俟於野。見王曰：「來乎？」王曰：「來矣！」奔就之。翠即袖中取紅巾，為王障面，笑曰：「請郎移玉。」王舉趾如踏敗絮，柔不勝履，心甚恐，勉隨之行。有頃，聞翠語曰：「至矣。」揭其中，則竹籬茅屋，風致蕭疏，早有一老翁，扶杖候於門外。見王拱揖曰：「遠涉勞苦。」翠指而告王曰：「此翁也。」王視之，龐面古服，鬢髯非常，遂執子婿禮。翁遜王入，草堂數椽，絕修潔，似無煙火氣。寒暄畢，即有垂發女童捧茗至，酌之清芬。茶已，翁乃謝曰：「小女子幼失所恃，孑然無依。今以之累君子，老夫慚甚。」王唯唯遜讓。翠即起入內，躬親治具，咄嗟之頃，肴核羅列。王起執盞為翁壽，翁亦相酬。交酢甫畢，翁呼女童曰：「請姊來，王郎非他人也。」翠果含笑而至，促坐共飲。翁因叩王場中作，王慮為翠嗤，囁嚅不敢言。翠笑曰：「父勿問，好煞亦在孫山外矣。」翁怒之以目曰：「此豈事夫子之禮耶？」翠乃默然，酒既少酣，翁指庭際芭蕉，丐王珠玉。王酒後興豪，頓忘掃眉才子坐，遂口占曰：「清陰如柳碧如苔。」翠顰黛曰：「擬不於倫，著想妙在能俗。」王不顧，又吟曰：「伴盡紗窗翠色裁。」翠掩口曰：「前既溝中著泥，此真水面拋石矣。」蓋譏其欠通不通也。王有愧色，乃不復作。翁強之，沉思良久，始續曰：「剪剪春衣秋兩裡。」結句急未能就，翠遽曰：「予已代郎得之矣。」因朗吟曰：「綠毛獅子到階來。」言訖大笑，翁亦不覺粲然。王不堪其謔，變色而起曰：「妻不以我為夫，予何能居此？」翁亟謝過，王不聽，拂衣出門，則四圍青山，茫無人徑，莫能識其來路矣。正棲皇間，俄一牧牛兒，獨驅驢犢，橫笛而來，王亟逆而詢路。兒曰：「若非我家新婿耶？何惶急至此。」王因憤訴其故，兒曰：「歸無難，但乘我牛背可返也。」王勉從之。兒令王瞑目，彷彿行雲霧中，不一刻而抵其家。王張眸，始知為村外，遂棄乘，兒乃辭去。王挽之問其程，答曰：「君所至者，四川峨嵋山也。」因以川連一裹貽王，人與牛皆不見。王駭然，歸家亦不宣言。竊自憤曰：「夫不若人，匹婦猶以為羞，況女中之仙乎？」於是深自刻勵，下帷苦讀。期年，業大進。自取前作，玩味久之，笑曰：「予自視亦如嚆矢矣。」益奮厥志，而每思翠不置，究不復來。王申竟魁於鄉，癸酉復捷南宮。在京候職，旅邸正無聊賴，翠忽擎簾入。王驚喜，起逆之。翠檢皂莊容謝曰：「妾恃房帷之愛，偶而戲言，觸怒夫子，又累君迷蹤隱谷，幾不能歸，負罪丘山，不敢復見。今聞聯捷蕊榜，喜不自持，不得已而顏趨賀。自此一別，遁跡故園，無面目與君偕老矣。」語竟欲行。王笑而曳之曰：「勿作態！夢想眠思，誰以汝為憾耶？」翠乃笑曰：「思則有之，不憾妾，烏能中哉？」王怪而詰之。翠曰：「妾固日侍左右，君自不知耳。」因並坐，為王編述：「父怒女辱婿，訶逐於野，遂化為牧牛兒，以紅巾為牛，送君歸里。又以無所棲止，偕居君齋，但不敢或現其形，何嘗一日離側哉？」王猶未信，翠言某日讀某文，某日作某藝，纖毫不爽，皆別後事也。王乃不疑，亦謂曰：「非卿嘲姍，無以致此。今之飛黃騰達，胥吾卿一激之力也，樂羊之妻不得專美於前矣。」翠亦遜謝。至夜，久別新婚，歡倍疇昔，因口占賀王曰：「一聲擘臙展蛾眉，忘卻臨歧雙淚垂。今日與君重舉案，御香好向峨邊吹。」明日，翠與王某移寓他處，矯稱新娶之妾，翠遂晝見，人亦無訝之者。王后以二甲觀政，因家於京。王妻亦尋卒，乃以翠為繼室，生子一女二，數年，托言思父，欲歸寧，遂去不復返。

外史氏曰：仙之成姓，只一智瓊，此殆狐也。其詼諧之妙，具有曼倩之才。而能於戲謔之中，相厥夫子，致身青雲，豈長舌之婦可侔哉？乃翁亦風雅，於所居足見一斑。且安知非父女協謀，使天壤王郎因激而為今時逸少耶？吾故不敢目之為狐，而以為真仙。

### 考勘司

刑曹多公，掌數司之篆，斷獄明敏。本朝淑問之臣，為之首屈一指矣。某年決一重獄，既行刑後，公臥私第，夜半聞剝啄聲，

絕似署中隸役。方將展詢，僕即以一緘入，公覽之，蹶然而興。隨索衣冠，命僕馬，乘騎出門。隸為前導，行甚駛，但不趨西而就東，公心訝焉。蓋公之宅在京城之東偏，居恒赴部輒西行，今反東向，然亦疑之而不能詰。無何，抵一門，重樓赫奕，雉堞巍峨，則京之齊化也。益駭然，且慮門扃，無由飛越。比及兒闈間，封鎖依然，隸引之，竟從棖闈之間策馬而出，亦毫無窒礙，公更為之震驚。出城又行裡許，至一大署，金碧交輝，彷彿如岳廟。隸白曰：「至矣！」公棄騎，隸導之入門，而南至一所，亦若部之分曹。隸止公於門外，遂入報。旋有人來延，請公從之入。甫達門屏，早有官人十餘，降階迎迓，冠帶亦與己相類，貌頗謙抑。視之，皆漠不相識。眾揖公入廳事，遜以賓席，公固辭，然後坐。仰視堂額，粉地朱文，榜曰「考勘司」，亦不解為何署。眾俱列坐左右，獻茗啜已，公詢眾官閥，且咨見召故。東側首坐一官，品秩與公埒，答曰：「君陽官，僕等皆陰吏也，冥其中與君為寅友，今已有年矣。嘗閱案卷，見君斷才，不勝心折。今因一死獄微涉不平，故特屈君至此，幸勿疑訝。」公聞言驚怖，疑為身死，亟起立請命。眾延之復坐，笑曰：「君壽算正長，何遽慮此？」命吏以一卷呈公，則即近日所斷獄也。其事屬一宦家妾與僕私，為主所覘，痛撻之而未忍遽遣。僕乃持刀夜入，弑其主，夫婦胥遭慘死。究之開門揖盜者，則一小鬟，年甫十二齡耳。公治斯獄，寸磔僕與妾，而並誅鬟。鬟死控之獄帝，因有考勘之命，冥司以故拘公。公覽訖，微笑曰：「好生雖上帝之德，逆論實人神之忌。鬟之死固近於刻，然以春秋律之，非過也。」遂自誦其讞語曰：「戶不開，則主不死，豈雲引虎無妨？少既鏡而長亦鼻，寧謂待年可恕？」語未及終，眾皆首肯曰：「是其罪也！僕等雖見不及此，然亦知非無辜，前已遣之往生矣。第懸案未結，故煩公來一證。今聞明斷，益令人無從置喙。」言已，公起致謝，將辭歸。眾亦不留，惟曰：「此中固有君之坐地，但宜好為之耳。」公敬諾下階，眾欲相送，力辭乃止。公出署，隸即控騎相候。乃循其故道而返，至都門仍從隙入。將抵私宅，早漏下五鼓矣，馬忽欲洩，且遺矢於地。公棄乘入室，豁然頓寤，則一夢也。亟呼僕往視，天街寂靜，馬之洩跡宛然，遺矢尚蒸騰有氣。並視其騎，汗血微濡，公乃駭歎不置。

外史氏曰：甚哉，刑官之不可為也。一女之死，鬼神且為之留心，矧其重於此者乎？多公具老吏之才，極庶獄之慎，猶不免一番考勘。彼喜怒任己、曲直從心者，能由此出，不能由此入矣。考勘司中既無坐地，杜鵑枝上絕少歸魂，可不懼哉？可不戒哉？

杜一鳴

西商杜某，家巨富，生子而啞，因名之曰一鳴。蓋取驚人之義，以致其屬望之意。及長，絕聰慧，但不能言而已。延師教讀，授以書，注目不移，翌日即能默寫，點畫無訛。師以是奇之。漸能吟詠，所作有大家風，不落尋常窠臼。曾有粉蝶一絕曰：「聊將春色作生涯，宿盡園林幾樹花。不慣吟香渾似我，卻教香裡度年華。」詩出，人皆傳誦。父母將為議婚，一鳴雅不欲，乃書數字止之曰：「兒不肖，病瘖失音，嚙肯以紅絲界此啞婿乎？即勉有應者，其女未必佳，又誤兒終身事。願父母徐以待之，俟兒自覓緣，或者得償夙願，容未可知也。」杜夫婦止此弱息，不忍拂其意，見字俯從，遂罷執柯之使。明年，一鳴已十七，父又將商於他省，一鳴作書曰：「父言兒功名無望，讀書亦類弁髦，盍從父出遊，少識關山之路。縱以啞廢，猶可以商世其家，不癒於默坐井中，而箕裘以墮哉？」父喜其志，遂為治裝，使從行。一鳴欣然就道，所過名山川，輒有題詠。其尤膾炙人口者，莫如函谷關一律。其詩曰：「雄鎮固金湯，耽耽視六王。地吞百越盡，祚翦二週長。雉畔存餘烈，丸泥少異方。青牛背上客，長笑過咸陽。」由是以筆代舌，人罔知一鳴不鳴也。其父將往漢口，行及淮上，遇風，舟幾覆。一鳴初涉江湖，未諳趨避，風甫定，即私出船頭，將窺瓜步之勝。十八姨又至，波浪兼天，帆檣上下，一鳴立身不住，遂顛越於江心。舟中人既未及覺，一鳴又不能號，須臾順流而下，不止百里。及至風威稍霽，其父尋兒，竟歸烏有。明知葬於魚腹，長江無際，何自冥搜？惟招魂設祭，痛哭而返，遂不復有南遊之志矣。乃一鳴初入汪洋，心膽皆落，亦不作再生想。詎意少飲西江，遽沉水底，旋有捉生替死者，紛沓俱來。嘩曰：「代予者至矣。」俄一道士，竹冠布衣，攜杖疾趨，熟視一鳴而駭曰：「此啞進士也，汝曹意將奚為？」乃叱散群鬼，握一鳴之腕，分水徐行，江皆壁立。及岸，以杖為指南，示之曰：「由此而西，自有佳境。」更探囊中，以一卷相授，囑曰：「此素女之術，與汝衛身，非誨淫也，須慎用之。」言已不見。一鳴甫經奇險，神魂暫亂，不能問，即欲問亦不能言，有心志之而已。少頃，神甫返舍，視其書背，有字一行，五言絕句曰：「百卉原無主，孤禽寧有聲。三春雖寂寂，遇貴自長鳴。」一鳴知為佳讖，手不敢釋。幸天時盛暑，衣履淋漓尚無所苦。一鳴衣水而前，猶憶道士之教，不復向東。乃行未裡許，見有巨宅一區，勢甚壯麗。一鳴素不習步，甫及牆陰，吻張足軟，因小憩於樹下。翹首四望，正當坐處有坵垣，因雨未及修整者。窺之，綠莎茸茸，別無花木，恍似人家廢圃。一鳴少年魯莽，頓思藉此為晾衣地，竟踉蹌而起，乘缺以入內，果闐其無人。有一亭，茅覆其頂，四圍皆植瓜蔬。其前又別有崇墉，高竹半出，茂樹拂垣，知為主人遊觀之所。一鳴審視良久，乃即亭邊盡去衣縷，攤而曝之，計俟燥而後行。驚定神疲，不耐危坐，遂自身臥於簷際。倦極思眠，一時不覺熟寐。半枕初回，嬌音群噪，一鳴張目視之，則一二八姝麗，束薄縠之裙，衣輕羅之服，紈扇半掩，立於目前。從婢數人，皆怒曰：「何處莽兒郎，敢裸裎寄人廡下。」一鳴不能出聲，惟以手示之意。眾乃笑曰：「是兒固生而啞者也。」然美人微睨其具，意似不勝歆羨。忽與婢耳語數四，婢皆有笑容。美人遽反身曰：「羞殺阿儂，目既為人所污矣。」遂冉冉先去。一鳴懼禍，將起著衣而奔。婢知其意，直前曳其臂曰：「娘子怒汝唐突，將白主翁治汝罪，汝乃思遁耶？」一鳴猝不及脫，又一婢忿息而來曰：「娘子命將賊去，施敲撲矣。」眾婢皆笑，推挽以行。一鳴愧懼交並，不得已而從之。歷門數重，都未暇視。至一室，珠簾低垂，翠幔高張，彷彿似深閨，益不敢入。婢擁之履闥，又不見美人何許，心少安。眾置一鳴於曲室，反扃其戶，笑曰：「以此為禪，不消著禪褲矣。」遂皆嚙嚙而去。一鳴頓悟，仙言所謂佳境者，或即此歟？乃不復懼，屏息俟之。日即暮，婢以榼至。推戶入，以酒食與之，且笑曰：「娘子慮汝餓損，不任鞭撻，以此與汝果腹，汝可食。」一鳴知無虞，坦然舉箸。婢又笑曰：「此中置鳩矣，汝竟敢食耶？」一鳴不顧。啖已，婢攜殘炙去。一鳴仍裸臥，惟思其父，暗自隕涕。已而漏下三鼓，聞婢相與語曰：「娘子已不勝酒力，歸即思睡，可先令狂郎臥。」即牽一鳴出暗室。閨中椒蘭紛發，銀燭爇煌，繡帷錦套，絢爛不可名狀。眾簇一鳴登榻，語之曰：「大好福，坦腹此中，不癒於荒亭露宿耶？」一鳴既臥，覺衾枕香軟，神思不禁蕩然。又許時，有紗燭一對，引前之美人來，入室即自語曰：「癡老子不差，苦纏阿儂酒，幾誤儂好事矣。」因問婢曰：「裸體兒安在？」答曰：「已在衾中。」美人乃笑，親啟其奩，取金分俵諸婢，悉麾之使去。自起闔扉，解衣就枕。甫入帷，即笑語曰：「郎寢乎？儂來伴若矣。」一鳴不甚解南音，但聞肌香流溢，口脂俯吹，亦既情熾。美人遽以纖腕探其私，笑曰：「君貌絕文雅，是物何其武耶？」因挽之共枕。合歡之際，一鳴材既兼人，美人又葢鎖半啟，初覺艱楚，久乃流通。美人不覺歎曰：「使儂株守雞皮，罕識此樂矣。」因為一鳴緬述。蓋美人生於蘇郡，淮商某翁之第三妾也。翁無嗣，廣置後房，粉白黛綠者五六人，極一時妙選。翁之正室早卒，諸姬各司其一事。惟美人所居最後，故以蔬圃屬之。適因病暑思瓜，親往摘取，得與一鳴遇，遂攘為己有，他姬固皆不能知。晨起仍匿之暗處，三餐皆婢為饋送，漸亦有與之私者，美人知而怒之。婢懼其撻，投首主人。翁大恚，執鞭入妾室，搜諸隱秘，果得一鳴。猝之出，將施撲責，一鳴指口作乞憐狀，翁始覺其啞，且睹其容美如冠玉，益大喜，棄策遄歸。美人因未識翁意，惴惴然肌戰汗淫，持一鳴哀泣曰：「儂誤郎，百身莫贖。」一鳴亦穀棘垂涕。正倉皇間，翁使人來呼妾，且囑曰：「莫驚若人。」美人蹙然隨去，俄頃歸房，眉目似有喜色。挽一鳴就坐，檢皂啟曰：「主翁將有所洩，郎其勿辭。」一鳴以手詢之，美人亦以耳語之，兩俱欣幸。則主翁深喜其啞，將借以播種，庶幾無漏言。於此乃悟道士賜書之由，並其詩之前二句亦驗。美人又白翁命，欲為杜易女裝，免人涉疑，一鳴亦頷之，無難色。美人大悅，乃命婢報翁曰：「事諧矣，少頃即易弁為釵來見也。」美人遂親為一鳴館髻，施朱粉，添薝澤。妝猶未竟，忽聞簾間笑語曰：「偷花賊既已敗露，羞殺淫婢子矣。」又曰：「分我一杯羹，不癒於獨吃此嚇耶？」音皆嬌脆。入則美人四輩，俱妙齡，長袖濃妝，顏色豔絕。見一鳴，美目群矚，均有欲炙之意。美人遜之坐，亦笑曰：「非儂則若輩皆枯瘠以死，何能為？」眾復粲然。一鳴妝訖，美人又為之更衣。眾目諦觀，則絕代之姝良無以過。益歡忭，導以同見主翁。翁溫言撫慰，命婢呼以六娘子，因置酒與諸姬飲，謂之曰：「有此好替身，不須怨我老悖矣。」言已大笑，眾為哄堂。及夜，翁命以次當夕，勿開爭端，乃笑而避去。諸姬擁一鳴另入一美人室，戲曰：「代耕人至，黍稷可藝矣。」自是習以為常，不數日而遍。一鳴

已諳素女術，盡得其歡心。諸姬親之如骨肉，愛之若珍奇，呼以啞郎，不啻性命。凡啞郎一衣，眾為親制；啞郎一食，眾為親調。爭妍獻媚，惟恐啞郎不歡；妙舞清歌，惟恐啞郎不悅。而啞郎亦遂顛倒於百花中，無復有桑梓之念矣。至此又悟，粉蝶一詩亦為語讖。期年，同日舉二雄，翁冒之無愧色，賀者盈閭，猶以為積德所致。未幾三索，又得男，人乃疑訝，竊議其不經。繼焉弄瓦，旋復弄璋，比歲之間，已男五女二，里巷喧傳，路人弗信，而親族之惑益滋。然以有翁在，不即發。又逾年，翁以病卒，訟乃興，訴之於某直指，時明嘉靖五年也。直指以議禮枉旨，出為兩淮鹽道，翁之族皆商，故訴之。直指覽狀笑曰：「老翁得子，一夔足矣，何螿螿之若是哉？」乃拘諸姬至。一鳴雖故女妝，究莫能掩。至案欲械之，忽發聲吁屈曰：「久被幽囚，今睹天日，何反欲刑我耶？」諸姬見其能言，舉色駭。直指怪而詢之，具以實告。官吏猶未信，一鳴乃緬述顛末。直指聞「遇貴長鳴」之語，色甚喜曰：「予固治啞之御史也。」竟不窮詰。憐一鳴文弱，且事非本心，不科其罪，惟判令諸商盡收翁之遺產，而以諸姬母子悉歸一鳴。翁族無敢違，一鳴遂攜眷僑寓淮上。諸姬詢之曰：「君向者不鳴，今何不顧驚人耶？」一鳴曰：「予亦不自解，頓覺欲言，即言矣。」諸姬皆歎異。直指有女，美而才，及笄，猶未字也，曾作詠燕詩曰：「非向金閨惜羽毛，雙飛只慮近蓬蒿。雪衣籠內終嫌媚，霜爪風前亦憚勞。」吟至此苦思不就，因自矢曰：「有能續成者，吾即事之。」直指取其詩以示紳士，踵之者凡數十人，悉揮去。後聞一鳴能詩，召使續之，意固有在也。一鳴援筆立成曰：「落月屋樑眠自穩，飛花簾幕舞偏高。香泥銜罷清波靜，又逐爐煙傍袞袍。」女覽之喜曰：「郎在是矣。」直指從其志，遂贅一鳴為婿，且勸之讀書。為納粟，遂捷南闈。將赴都取應，始攜家西歸。時杜翁夫婦失兒，互相惆悵，父母思子，漸喪其明。一日，門者報曰：「郎君歸。」皆怒呵之。及入，拜於膝下，迫視之，果一鳴。驚詢其故，細為緬陳，咸大喜。無何，諸美畢至，拜謁舅姑，益大悅。歎曰：「向思其一而不得，今且數矣。吾兒覓緣之言，良不謬。」由是含飴弄孫，目復其初。一鳴安置妻孥，遂赴公車，竟於是歲成進士。鄉人盡知其疾，因以啞黃甲目之。一鳴旋點詞林，迎父母奉養於京，克盡子職。諸姬藉直指力，挾資數萬，皆翁家物。杜益大裕，迄今西人論富，猶推巨擘雲。

外史氏曰：人之英華多因言泄，啞則克全其天。然則何以能鳴也？曰：聲色當前，真元剝蝕，雖欲不鳴不得也。迨至登茲榜，騁雲達，本來之面目無復存矣。故人之為杜賀者，餘深為杜惜。何也？一鳴驚人，固不若不鳴之為愈也。隨園老人曰：守口如瓶，啞之謂也。乃瓶亦有泄時，翁遂徒貽笑口，不亦哀哉！

### 酒狂

秀水梁生，膽最細，醉後乃巨。居恒對客恂恂，若處子。及酣，拔劍斲地，慷慨悲歌，旁若無人，人因以酒狂目之。中歲斷弦，將覓鸞膠，急切未得。一夕同人會飲酒，既微醺，或戲之曰：「聞某太守女，既笄而夭，貌則美甚。今奇櫬於五聖祠，風清月白，時一現形。君既鰥，盍往就之？」梁已半酣，即起曰：「諾。」且笑曰：「兄等執柯，予不敢辭，明日祈攜一樽至婚所，為予稱慶。」言已趨出，同人皆鼓掌，以女無現形事，往固無妨也。乃梁趁月色踉蹌而行，抵祠已子夜將半。恐為視知，乃逾短垣入，稔知女柩在西廡，趨就之。陰風砭骨，酒已微醒，膽遂怯，逡巡欲返。俄聞酒香襲鼻，跡之則佳釀一瓶陳於廊下，就而飲焉。其味香冽，竟沉醉。頓憶前事，直詣柩所，叩棺而祝之曰：「鰥生不才，適虛琴瑟。聞卿時出遊戲，曾不使予一晤乎？」言訖，棺內寂然。梁又笑曰：「是所謂槁木死灰不可復燃者，予何慕焉？」反身欲歸，因足軟復顛於地。俄聞柩中嬌語曰：「郎勿旋返，妾來矣！」語未已，划然震響，女早立於身畔。睨之，面瘠黃如土色，肌膚削盡，無復人形。且以纖手相握，冷浸骨髓。梁醉中罔知畏避，惟大噓曰：「友誑我，何不逮予所聞。」以手麾之，使速去。女似赧然，良久乃曰：「君蓋好色者，妾之斗酒徒具矣。」悻悻而退，棺復作牛鳴。梁亦驚汗宿醒，不沃而自解，顛蹶而奔。歸家即臥病床蓐。詰朝，同人以酒來，詢其新婚得意否？梁瞑目搖腕止之曰：「勿復言。君等幾以此殺我。」因細述其事，眾不之信，群往祠中驗其實。及至廡下，視女棺已裂寸許。窺之，果如梁所見，不勝驚異，咋舌而返。梁亦因是戒飲，不復狂。